

宋代蜀文輯存

傅增湘編



宋代蜀文輯存

3

傅增湘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目次

卷八十一 第一册	六八一
凡例	一
作者索引	一
序 傅增湘	五
序 孫鴻猷	一九
序 周玉柄	二三
讀《宋代蜀文輯存》書後 蕭方駿	二七
作者總目	三一
引用書目	五九
作者考	八五
卷十一 卷十一	一四七

第二册

卷十二——卷二十四

第三册

卷二十五——卷三十九

第四册

卷四十——卷五十四

第五册

卷五十五——卷六十九

第六册

卷七十——卷八十四

第七册

卷八十五——卷一百

續補

六八一

目次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二十五目錄

張 俞 十四首

上韓運使書

上蔣密學書

上蔣密學書 寶堂稿

上文密學書

上文密學書 心齋稿

上成都知府書

上田密諫書 清溪閣稿

上呂龍圖書

上韓端明書 寶堂稿

上韓端明書 寶堂稿



成都府學講堂頌

蜀三賢畫像贊

義帝新碑

郫縣蜀叢帝新廟碑記

蒲芝一首

白雲先生張少愚誄

陳鵬四首

劍南東川鄉賢堂記

九井灘記

龍洞記

御書閣記

劉公儀二首

宋 萬州西亭記

合州廳壁記

程之才 一首

言河東和羅疏

李 曼 一首

移建孔子廟碑

任 貫 一首

春秋會義序

春輝會義

丑 貫一首

蘇軾詩

李 曼一首

言阿東麻

蘇 軾一首

合州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二十五目錄終

宋代蜀文輯存卷第二十五

江安傅增湘編輯

長壽孫鴻猷校訂

張 俞 十四首

上韓運使書

成都文類
卷二十一

十一月日張俞謹奉書再拜投於運使學士節下俞觀古人之政莫不務先進賢退惡以為治本施於一鄉移於一國用之於天下則無有不蒙其化故治道之大者在進賢退惡而已然而所謂賢者豈徒文辭乎曰孝弟曰節義曰退讓曰才謀是謂乎賢者也漢之人下於古矣故雖內尊公侯外重方伯然猶俯僂逃聽孜孜進賢以起其功名其處閭巷盤於巖穴纁玉屢下公車亟召宰府十辟有不能易其志龍蟠鴻漸俟時而動其道益章而名益尊所以在上之人為能舉賢在下之人為能存誠上下合德而成其名雖出處語默異道而能同其



志苟不幸所進非其人輕脫險躁乘利忘義徼己之榮未得患失無所不至上負時君之用下孤萬民之望輕進易退爲天下笑則所舉烏謂之賢哉昔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盤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夫方正以拜異其容武迺受黜况有才行真能詭僞者其可舉之乎兪謂進賢誠難矣然未若知賢之難苟知其賢而能進之又全其行而成之則可謂能進其賢茲固天下一人耳日者藩臣僭叛爲天子憂乃制詔郡府詳薦謀士執事統領方面受命累月未得其才兪在草莽恥國之患遂陳封事執事善其言而薦之吾君吾相謂執事之薦亦才也可其議而召之人皆曰韓侯之薦知賢也天子之召用賢也爾不可緩兪自惟非賢者而受執事薦賢之名徼天子聘賢之命其戾大矣雖然士之進退宜有其道不可踴躍抃呼若市道之賈急旦夕毛髮之利以矜其馳也士之進退果若市賈踴躍抃乎馳一日之利則人謂執事之舉非賢也乃市賈耳天子之召非賢也乃市賈耳一人曰然百人曰然至

乎千萬人及乎天子皆曰然則俞辱執事之舉雖坐享萬鍾之厚文冕雕軒被其四體不若隨馬牛飲水食芻之樂也所以內誠其志外固其節不以貧賤困躓戚戚於端門誠欲生者有養死者有歸然後伸眉吐論上希公卿之列下取士大夫之位庶爲朝廷畫策以建赫赫功業當斯之時使天下之人昂首而歎曰韓侯能舉賢矣不私其身天子能用賢矣不忘其名斯人果能賢矣不失其道三者不誣則能舉能用皆在古人之際矣俞豈徒幸小利以累執事明薦哉俞觀望上之志方謀用賢克清海內竊不畏避吐其素蘊復作致理用兵書一首願上帝闡其辭直其旨大其謀深其實非虛言也固非豎儒鄙生之事也謹用副本投於節下惟覽而始終成之匪唯成下士之志庶乎天子之聰聞所未聞廟堂之上行所未行定亂濟民在斯策矣亦惟執事之功伏俟所命

上蔣密學書

成都文類
卷二十一

十二月郡人張俞謹詣行車再拜投書密學執事昔明公始偃節於鎮俞適有

負薪之疾臥於岷山遯伏彌歲不與世人相通而世莫有不聞者今明公換節於蒲出於蜀都俞聞而起願瞻風威吐幽素庶乎明公寬其罪戾止車而聽之俞聞觀滄溟者不可濡足而濟瞻崇嶽者不可疾步而登蓋夫理深者其志惑勢大者其爲艱故飛鵬在天則弱羽不翔遊鯨運海則纖鱗不逝豈小不可以附大卑不可以近尊由夫類乃然矣人豈異哉故有不可進而進迷乎道也不可止而止失乎時也且理或速而有悔義或後而無咎物或爭而失事或讓而得變化紛紜豈一理可辯竊惟明公厚德崇業非海而深非嶽而高俞不知夫高深之度安敢濡足而濟疾步而登乎故負顛頓之質懼臨夫皎鑑之前固有日矣今幸伏車下欲陳其愚且俞非欲異於人者徒因屯否流離無所控告遂欲獵古今羣書明萬物之理將以窮性命之學庶乎保身奉親而已非有矯激隱發以希毫利之心繇是裂冠斷帶脫棄世累逍遙雲山誦詠唐虞妄追古作者之事故謂朝廷山林其樂一也豈知人之好惡而與之等進退哉故其退也

不爲乎害也其進也不爲乎利也其心止若是而已顧明公察之伏惟明公清直在躬文質備體鳳觀虎視炳赫人倫是以鎮撫蜀國澹然成功故其動也風行其靜也嶽峙君子之用孰測其神俞幸賴察其虛名德施甚厚是用書陳其出處伏俟明宥然後復歸於山

上蔣密學書

成都文類卷二十一

月日郡人張俞齋沐爲書再拜投於密學閣下俞聞寬裕之人其辭柔驕佚之人其辭夸顛頽之人其辭苦窮戾之人其辭哀是故氣適於內者其辭舒以愉痛切其膚者其辭悲以挫此性之常也應龍得雲而神長鯨失水而病此物之常也春生者夸奢而強明秋落者齒賤而消委此理之常也轉石萬仞而童子勇其能激水尋丈而烏獲病其力此勢之常也故有遭其主而相天下則伊尹傅說不足泰也背其時而處窮阨則顏子孟子不足否也是以百里飯牛夷吾囚縛伍員丐於吳市叔敖賈於東海斯人皆能忍恥含垢以待其用豈遽屑屑

於不遇哉昔曾子之養其親也則樂三釜之仕而能降志於陪臣聶氏狗屠也利甘脆以奉其母則不受卿相百金之賜豈曾子止安於三釜而聶氏遂樂於屠狗哉誠不得已而願有所就也俞先晉人入蜀三世日益衰靡徒能讀聖人之書考賢士之烈常欲蹈其言行以希一世之用非若時之所謂文人美才刻飾貌言苟安炳耀而已蓋其心亦若有待乎用也幸今天下承平無負販之勞惟以得志養親爲事蓬茅藜藿衆人所羞而自謂氣得志通雖大厦五鼎不足過也豈慊慊於彼得而此失哉夫苟不欲斯人之行其道也則俞之命固不可得而知之矣夫苟欲斯人之行其道也則俞之命固不可得而知之矣夫苟欲斯人之行其道而成乎名則俞豈得不遇乎天下哉前年朝廷用大臣之言累下詔命皆以疾不赴窮窶日甚大懼飢寒逼親之膚而遂不克承於詔教若無其生茲又被召詣闕伏聞閣下許謁於前憂懼不知所處伏惟閣下世用文儒居位至於閣下直清端毅明亮淵偉執堯舜周公孔子之道炳於文辭形於政

治東吳西蜀莫不綏靖茲二方皆好文之俗而藩屏之冠閣下不越歲移節而鎮之可謂得其用也俞實固陋遂後諸生求見伏俟與其進退焉

上文密學書

成都文類
卷二十一

八月日郡人張俞再拜上書府主密學閣下俞觀春秋列國已來游客談士始用書歷于王侯皆因勢利而起故其文辭鉤鍵險譎變挫於事以著安危當時列國嗜利之君必售其說以圖世變故其言易合其利易動則時勢然也今天下之政皆出朝廷生民之命皆本天子有司分其職公卿守其位內外一統上一法若天剛而平地柔而成何有于事哉假今之人有若古之謀士能通先王百家之言明治亂之變審當世之務有安生民之心欲持此安歸乎言之而孰聽乎雖強言之世不謂之狂則將被之刑矣由此而言古之士也易爲功今之士也難爲賢則時勢亦然也又嘗觀樂毅與燕惠王書李斯上秦王書鄒陽上梁孝王書未嘗不感慨流涕也何謂彼三人者皆以羈旅游士歷于強國觀

變審慮納說時君謀行計從志樹功業茲亦遭其用矣一旦時變世易讒邪構陷毅爲亡臣斯爲逐客陽爲囚隸陘陘怨憤發於文詞名敗身辱僅能免死可不悲哉其餘鉤誣斥逐古今相望於天下矣由此觀之士不患道之不修患無其時有其時患無其主有其主患用之不盡用之盡患信之不固苟乃主信而固用才而盡功立名著保身而退茲謂爲士之義盡矣雖然古亦罕聞其人焉況後之人乎凡今之所爲士者則著焉謂能記誦典章采飾言語文字觀揖讓進退之士也非若古之所謂特立之士也古之曰士者志於道也今之曰士者志於利也士之名則一而有利道之殊焉若兪乃今之士也早歲善誦文史習章句之學府郡屢薦曾不得下等之名自念親老貧甚決志西歸不干薦試乃盡鋤去舊學始復窮翫古書見天地之運與人通理聖賢道德在乎治物後之學者皆忘失原本務刻浮文欲致其用失聖賢之道甚遠由是潛心考古庶見性命變化之致雖處窮厄頓挫未嘗一日而忘也亦未嘗一日而言也故將以

此樂其身而安其親豈謂求聞達而後能爲哉去年秋天子有命再召赴闕惟
念貧不能行遂遊三峽丐貸八月後而返伏聞閣下受命作鎮張立法度明刑
布聽撫甯西土西土之人咸被其澤唯賤生流落不偶速戾久矣閣下上惟君
命之厚下卹窮士之困顧瞻方面之表不加大罪尙能以禮尋訪欲俾萬人有
所仰觀則閣下志量淵遠非兪小子所敢知也但受恩德不知感報謹詣府門
伏謁庶免乎爲狂爲囚不勝大幸

上文密學書

成都文類
卷二十一

九月日郡人張兪再拜奉書密學閣下兪近用書言士出處非義干犯高明庶
乎撫而念之然未敢有求於知已也幸閣下明達宏厚哀矜愚弱不誅其慢顧
禮而容之羣士大夫未有若小人之幸者也宜乎畢志盡辭遂干鑒顧則雖死
之日猶如生年兪實窮隸不求聞達竊翫墳史委命待時朝廷過聽羣言不容
其止遂使家拜制命讓官及親人子僥倖未如兪者意者聖人之德將勸天下